

2014年总督文学奖的非虚构文学奖作品

缺失的终结

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

[美] 迈克尔·哈里斯◎著

(Michael Harris)

艾博◎译

THE END OF ABSENCE

Reclaiming What We've Lost
in a World of Constant Connec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缺失的终结

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

[美] 迈克尔·哈里斯◎著

(Michael Harris)

艾博◎译

THE END OF ABSENCE

Reclaiming What We've Lost
in a World of Constant Connec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缺失的终结：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美）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Harris）著；艾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6

书名原文：The End of Absence: Reclaiming What We've Lost in a World of Constant Connection

ISBN 978-7-300-24431-0

I. ①缺… II. ①迈… ②艾… III. ①互联网络-文化研究 IV. ①G05 ②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6108 号

缺失的终结：从链接一切的迷失中找到归途

〔美〕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Harris） 著

艾 博 译

Queshi de Zhongj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7.2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2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这东西能让你看到一切

1996 年——马来西亚

巴都利马聚居地位于马来西亚东部，热带丛林的深处，离最近的自然村也有三英里。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聚居地的大多数屋子都已经被遗弃或拆毁。那些用柱子架高的屋子都是单间，地上铺的是竹片。如今这里只剩下一户人家——暹蒂姆·贡达、吉米·辛亨，还有他们的 12 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琳达·吉米已经 14 岁了，想要自己去闯世界。

这个屋子里，有一个四只脚的箱子，里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屋里没有电，琳达每天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捡柴火。但在特殊日子里，琳达的父亲会开车到村里，把看电视要用的蓄电池充上电，然后琳达

就可以看《芝麻街》了。那些美国孩子和木偶咿咿呀呀地说着她听不懂的美国话，她完全看不懂，但它又是那么的好看，充满了外国的气息。

于是琳达知道了，《芝麻街》里面的“大鸟”是黄色的。住在村子里的孩子们有电可以用，有电视可以看，他们都在炫耀着家里的彩电。

琳达说：“我知道的。”她还对村里的孩子说，她们家的也是彩色的。

琳达的家人深信圣灵与鬼魂。所以《芝麻街》里那些让他们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魔幻情景，他们只好当作未知的事物，收藏在他们心里的大魔术箱里。

再说了，还有什么能比琳达的祖母苏卡的“孔布隆谷”更魔幻呢？那个圣物，琳达从来都没触摸过，她怕冒犯了圣灵而得病。但是，她看过祖母在屋子里挥动着“孔布隆谷”，那是多个动物牙齿和小骨头捆绑在一起的驱邪圣物。苏卡有能力使用这个驱邪圣物而不得病。她能够和祖先神灵接触，还能邀请圣灵来帮助杜顺族人治疗各种疾病。

在村落被遗弃之前，有一次琳达看过她祖母给一个小孩治疗高烧。这不过是个小法术，苏卡都没把女大祭司的袍子全套穿上。她就穿着普通的纱笼围裙，还有一个长袖的上衣。她拿着“孔布隆谷”，在孩子头部上方把那一串牙齿抖动了五分钟，孩子全身不断发汗。苏卡请圣灵祛除孩子身上的病，圣灵说需要先献上祭品——一只鸡或是几杯米。

苏卡的巫医神术本应该传给琳达的母亲，但苏卡却过早死去，而琳达的母亲却像许多马来西亚人一样，改信了天主教。后来，从巴都利马搬到城里的时候，琳达的母亲把苏卡的驱邪圣物留在了那里。

琳达也在慢慢想要离开这个聚居地，离开马来西亚的神秘过去。她想要更多，但却不知道“更多”是啥样子。18岁的时候，她离开家来到沙巴——一个只有2 000人口的城市。在那里，她在肯德基打工（一切操作都跟美国一样，只是工钱没有美国那么多）。她把那点薪水存了几个月，终于买上一部手机，那成了她的奢侈品。她迫切想要进入现代世界生活，最终，她想要体验世界未来的全部。后来，琳达转到在科塔·基纳巴卢稍微高级的餐馆——“小意大利”——工作。工资还是一样，但是这里会有游客来吃饭，她也就有机会跟他们练习讲英语。

游客中就有加拿大来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奈特，此时正在这一带背包旅行。“跟我一起去新加坡吧。”他向琳达发出邀请。

“好啊。”琳达愉快地接受了。他们开始约会。之后，奈特回了加拿大，并承诺要在秋天回来。琳达希望，而不是确定，奈特会实现他的诺言。没想到奈特真的回来找她了，最终把她带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加拿大的温哥华。她刚到的时候，实实在在地体验了所谓的“文化大冲击”。加拿大的城市简直破旧不堪，因为琳达总以为，北美洲的每个城市都应该像她在黑白电视上看到《芝麻街》里的那样。

※ ※ ※ ※

几年后，琳达快成加拿大人了，她带着笔记本电脑漂洋过海地回到马来西亚看她母亲。她把家里的电话线连上电脑，拨号上了网，兴

高采烈地跟母亲解释什么是“谷歌”。

“这东西能让你看到一切。”她对母亲说。屏幕上出现了明星的视频。“妈，我让你看看我在加拿大住的地方。”她噼里啪啦地敲了一通键盘，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世界地图，琳达将它局部渐渐放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再往东，最终找到了她跟奈特住的那条街。“就这儿，”她指着屏幕对母亲说，“我们就住这儿，这是我们的家。”她母亲起初看不懂，琳达便指着屏幕给她看。“这东西能让你看到一切。”

“看到一切？”她母亲问道，把头往前伸了伸，满脸的疑惑。

“一切！你想看什么？”

“我妈妈的投胎转世。”

目 录

第一部分 交集

第一章 此必灭彼	003
第二章 如今的孩子	022
第三章 公之于众	047
第四章 公众舆论	072
第五章 真实性	094

第二部分 脱离

第六章 注意!	113
第七章 记忆 (美丽的错误)	137
第八章 纯粹网联	164
第九章 如何放空自己	186
后记: 既来之, 必安之	213
译后记	217

第一部分 交集

我们以为我们发现了满是耀眼宝藏的洞穴，但当我们来到洞外，却发现那些珠宝全是赝品——都是玻璃做的。然而那些珠宝，在黑暗中，确实在不断地闪闪发亮。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第一章 此必灭彼

技术无所谓好与坏，也无所谓不好与不坏。

——梅尔文·克兰兹伯格 (Melvin Kranzberg)

在不久的将来，就没有什么人会记得什么是“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显然，对于今后要来到世间的数十亿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如今的网络技术将是一个巨大的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大家极细微地知晓一点点，故事也很自然，因此都会被大家所忽视。我们之前的几代人，也曾疯狂地迷恋电视机，但最终，电视机可以一直开着无人观看，正如他们之前的人冷落收音机，任凭它们低声细语、如泣如诉。我们之后的数代人也将被互联网淹没，对于互联网的基本目的和意义的疑问，也将不复存在。在他们的生活中，将会缺失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先辈们想当然就拥有的一种思想理念，而他们却几乎无法察觉这些重要东西的消失。殊无怪也。

但是，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刹那，那是两种存在方

式交替的刹那，这是非常难得遭遇的机会。我们这代人曾经一无所有。如今，我们可以获得互联网所提供的不可思议的联系。如今，我们尚有为数不多的时日，可以让我们亲身经历“前互联网时代”与“后互联网时代”的差异。

这个历史刹那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体验。在巴士站等车之时，我们的手会不假思索地去掏出手机。或者，我们跟朋友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听到手机的呼唤，就会拿起手机看一下。我们的谈话还是可以很融洽地进行，只需要说“稍等片刻”……

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乱糟糟的巨变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那唯一的差别，这也是我们的后代绝对很难抓住的一种差别，那就是“缺失的终结”，即永无缺失。白日之梦境，不再无声；独处之煎熬，再也无踪。

但是，在缺失的记忆被尘封之前，还有刹那的时间，我们可能用来记录这个“前互”的时代。我们可能做一些微乎其微的事情来让我们记起我们对缺失的热爱。这些事情在我们众多的体验当中向我们频频示意，似乎在说：稍等片刻，不是还有那啥吗？

有一天，普普通通的一天，在我工作的温哥华杂志办公室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刹那，我被震住了。多年来，我一直就职于这家杂志社，做编辑以及内部作家。我的职位描述说我是“内容创造者”。惨不忍睹。

※ ※ ※ ※

10路巴士载着我慢吞吞地驶过格兰威尔桥，我估摸着上班要迟到了。我一边舔着握着星巴克咖啡杯的手指头，一边看着窗外铁灰色

的天空。我盘算着，若是 A，我迟到 10 分钟，这可以忽略不计，杂志社甚至鼓励我们这么做；若是 B，迟到 20 分钟，这就可能招来“被动与激进”的评论。

答案是 B。我到了，朝我的办公隔间走去，路过一个活泼的实习生，他笑着对我说：“哟，看来是要加入我们的行列啊。”我对他笑了笑，因为我不想表现得无礼，但是我不能放慢脚步。若我驻足，他会蹬鼻子上脸，约我一起去喝咖啡，这些实习生总是想听听前辈的指引。但是这样的谈话让我恶心，因为他们脑子里总是在算计，心怀不轨。他们刚刚从大学的新闻系毕业，都希望能通过实习找到杂志社或报社的工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前辈们憔悴的面容，他们却视而不见。

我们这一行已经是病入膏肓。大家都和海运船只一样，期待能够回本，能够融入网络世界，但是他们的动作都太慢，非常慢。有些倒闭了。有些把国际部给关闭了。我们这一行都得了厌食症。销售部，在绝望的发行人的怂恿之下，开始不断搞灰广告与社论之间的定义。（我跟某杂志销售部的资深人士谈起政教合一的老话题，她咂了咂嘴：“我们就是政教合一的啊。算是吧，你懂的。”）

我们都还不想接受我们的宿命。我是 2008 年接受温哥华杂志编辑工作的。当时，全球经济危机也给我们行业的摧枯拉朽出了一把力。有蒙特利尔的业界大亨一口气裁员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责任，也被我们幸存的几家杂志社非常不情愿地承担起来。十年前，没有几家杂志的编辑需要每天花上半天的时间来管理推特（Twitter）或脸书（Facebook），进行互动。但如今，我

他们在管理内容，而不是创造内容。我们耗费着时间，盯着四四方方的电脑屏幕，创造着电子的虚无。

在编辑会议上，我们总是被抱怨，说我们在推特上的互动不够多。有一天，开过编辑会议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小隔间。桌上那两个永不关机的电脑屏幕上，开着一个又一个的窗口。我开始写一篇关于太阳马戏团的小文章。刚敲了不到 75 个字，艺术版主任通过“iChat 聊天”发给我一个视频——男模安德森·库珀自爆为同性恋。我马上去看那个视频。正看着，又一个 iChat 聊天窗口弹了出来，是主编发来的，问我一个问题。我只好打开电邮的收件箱去找一封旧的邮件。与此同时，我母亲也发来电邮到我的另一个邮箱，让我明天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带上她喜欢吃的沙拉，等等，等等。不到十分钟，我进行了十多种数字互动，但是全都开了个头，没有做完。那个活泼的实习生飘过我身边，问我一个问题，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我想尽快关闭的窗口。早在 1998 年，女作家琳达·斯通就对我的这种状态做了一个经典的描述：“持续局部注意力”。这是一种即兴的状态，但我似乎每天都被这样的状态所主导。

如果说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一件事，然后再开始做第二件事，那么我们杂志社里的大多数人都都会疯掉的。电脑屏幕上的警告提示，我从不放过；手机的每一个提示，我都会处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员盖瑞·斯莫博士（Gary Small）曾经写道：“人们一旦习惯了这种状态，就会在永不中断的网络中如鱼得水。他们的自我和自重将得到满足，而且不可阻挡。”我想，有那么多要跟我建立

联系的邀请向我铺天盖地地袭来，我确实获得了某种满足感。我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大家一定非常需要我。我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在杂志社工作几年之后，情况变了，我对那些手机提示的态度变了。到底是什么变了？

斯莫博士说，如今，这种破坏的气氛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刺激我们的肾上腺喷发肾上腺皮质醇和激素。

这些压力荷尔蒙会在短期内大量释放能量，使记忆力得到增强，但是长期来看，这会损害认知能力，导致忧郁症，并且改变脊椎海马体、杏仁核以及脑前额叶外皮的神元回路（脑前额叶外皮是大脑控制情绪和思想的部分）。长期慢性的技术烧脑甚至可能改变大脑的内部结构。

“技术烧脑”，真形象，真生动。在那备受折磨的午后，曾有一度，我停下手头的工作，算了算两个屏幕上开启着的窗口的数目。14个！我一边数着，手机又响了一下。我低头看去，有短信：

傻叉，你还活着吗，还是……？

是一个不耐烦的朋友发过来的短信，但我在当时分神的状态下，只是单从字面理解，把它当成一句诚挚的问候。

就是这个刹那，我抓起电话。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而是打开了相机的功能。我拍下了我桌上的两个屏幕，那两个满是电邮、即时短信还有 Word 文档以及 PDF 文档的屏幕。我想：不要忘记，这些都可以没有。不要忘记，你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设计好要不断让你分神的世界。如果你被分神，那你就亏大了。

杂志社决定将办公场地缩减一半，精简员工，同时又可以将场地

分租出去。但我提前辞职了。

突然间，我时间太多了，简直有些受不了。刚开始，我通过看书来打发时间。我看的是跟我类似得离谱的处境：那是1450年。有个叫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的德国贵族，债台高筑数十年，终于发明出了活字印刷机。

跟互联网一样，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使某些工作变得荒诞无稽或毫无用处（永别了，修道院缮写室里的抄经员），而且它的摧毁程度远非如此。由于活字印刷，复制书籍的精确度和速度得到极大提升，于是出现了类似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数据大爆炸：在巴黎进行的布道会佳作，可以在里昂完美地复制。（品牌价值也有了提高：有史以来第一次，臣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君王的相貌。）这样的统一性，为知识与科学理解的巨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在此之前，全世界的知识界还是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在此之后，他们可以开始进行国际性的讨论。学者与权威人士可以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而不是重蹈他人之覆辙。^① 印刷术的影响席卷整个欧洲，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导致了马丁·路德打破天主教会的禁锢，更触发了启蒙运动。由于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出版书籍价格低廉，数量众多。很多人，从读诵史诗的人，到有财力、拥有手工制作的书籍的少数权贵，均受到影响。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写过一本小说《约翰·古

^① 伊丽莎白·L. 艾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在《作为改变的动因的印刷术》（*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一书中指出，16世纪作家米歇尔·德·蒙田家里藏书甚丰，其数量远比之前的学者一辈子云游各地能看到的书都多。

登堡的辩护》(The Justification of Johann Gutenberg)。^① 在书中，古登堡与一位修道院的院长进行了辩论，他们针对的不是印刷的内容，而是阅读这些印刷物的方法。那位修道院的院长说：“上帝的语言需要由祭司来解读，而不是像粪土一样被传播。”^② 印刷物的泛滥，使得普通人对其内容唾手可得，对天主教会的权威构成重大威胁，也剧烈动摇了文化基础。但是，在1450年之后，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印刷界只在数量上有了发展（书更多了），而有限的市场、有限的流通、有限的识字程度都阻碍了印刷术的真正发展潜力。我们目前的情况与之不同，我们能够立刻感受到生活有了本质上的飞跃。我们的命运被网络技术重新谱写，立刻、马上，而且非常全面。

任何一个人若能在有生之年经历这样的变革，那真是三生有幸。毕竟，1450年古登堡的印刷术所带来的变革，不是一个人能够看得到的。那是一场缓慢的演变，历时数个世纪，其完全的作用才最终得以显现。在英格兰，19世纪之前，普罗大众识字水平很低，跟印刷出来的书本的接触本来就很少。而在印刷机出现后的350年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而如今的时代，大浪淘沙，前仆后继，此必灭彼，后后灭前前。

① 史诗的韵律与格式能辅助记忆，让读者能够背下鸿篇巨制。卡尔·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写道：“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并不必然要绝迹，难道创造出史诗的必要条件会消失吗？”

② 技术发达导致了出版物的大量增加，这样的事情历史上层出不穷，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知识的垄断也因此改变。例如，约翰·曼恩(John Man)就写过，朝鲜的世宗皇帝曾于1443年发明了一种简化的拼音文字——谚文。文人精英各个震惊，极力反对这种文字的推行。(See chapter 4 of Man's *The Gutenberg Revolution*.)